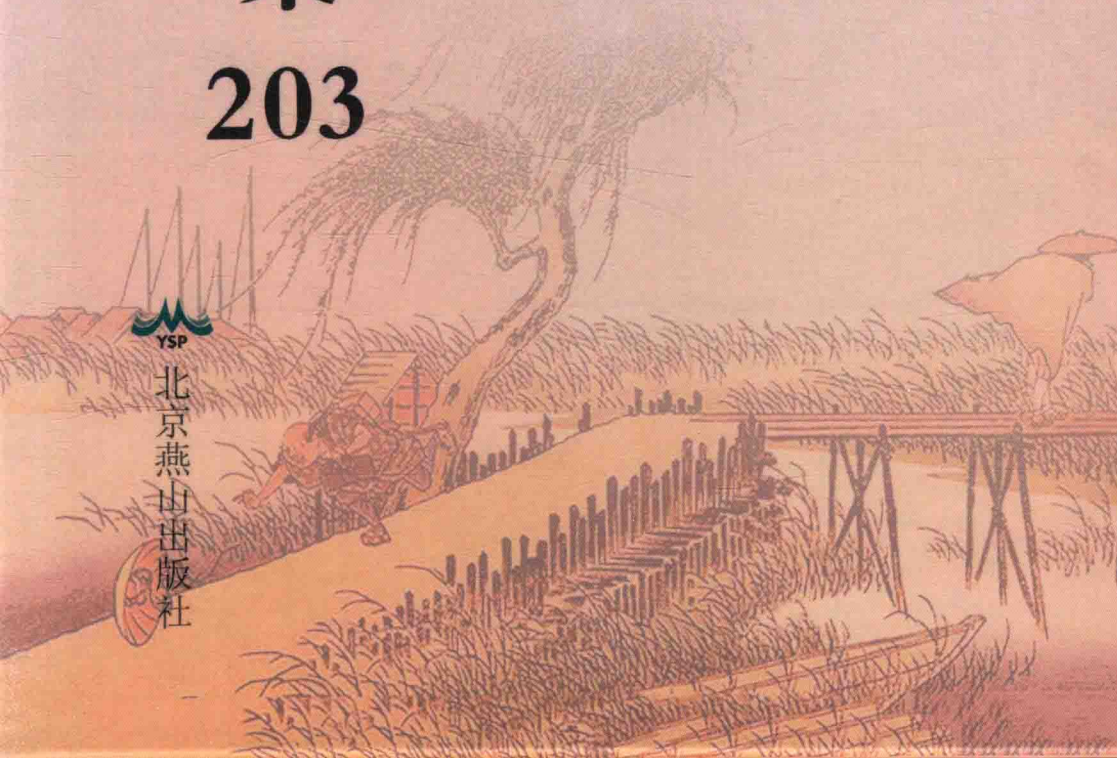


王焱
編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203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焱 主編

日本漢文學百家集
203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二〇三册

岳東海先生文稿

上篇十卷

岳融著

天明五年

.....

一

岳東海先生文

一

岳東海稿序

自近世文章之道滿門。則以其名高用世者。寔繁有之。而寡見好古者也。古則偏焉。何頻頻也。乃觀其所著述。非殊謠詠。世儒交相齟齬也。取之流俗。易曉而快。鼉飽從而和之。教其辭而實獲吾心。至甚則卑疵穢趨。忍詢塵狀。惟恐逆之。則彼因以易門。似激似勸。唯利

是沒見左氏司馬文為距年之言也唾而不顧即唾而不顧也無乃陽棄而陰取之邪子陽固習古文辭慨然謂余曰古人成一家言必欲信之後也方今世之為辭者業已易鄉模不模範不範其文雖參差而鄙倍可見居楚而楚居越而越是豈天性而然者哉千載而上吾將疇依千載而下其人猶亡則奚肯

委喻不朽之心於不可知之人也。植木立乎
獨必不合於俗。非虛語也。今幸有子輩在非
以此時也。勢二三君子得志於今。吾年運而
往也。與其信之後也。是子陽之所以不得已
於此舉也。而行于世耳。蓋子陽之於文誦法
古昔刻以己意。一語必竭思以精之。一辭必
結微以陳之。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故世之為

辭者或難之也。亦惟千載而上。亦惟千載而下。所以難儷乎攘臂流俗之間。以此耀之。猶且妄謠詠世。儒守其名高。唾左氏司馬文而不顧者。宜其寡見好古者也。古則倂焉。亦何疑哉。詩附于後者。以其非得意也乎。然較諸文。文寧不勝詩。寧不若邪。余未別之也。已。嗚乎。余知世之曹好之士。忙若於子陽之所為。

而不能為其所為矣。又安知驚覺於子陽之
所為而不旋其面目也。余槩子陽所持論而
為之序，乃如此。

天明丁未秋八月既望

姬路

滕桓撰

誦方

游貞固書

東海稿序

此集也。吾友岳君子陽氏所爲。蓋于鱗氏而不必于鱗氏。彬彬機軸我者乎。蓋子陽氏好于鱗氏也。然而自奮欲務出人意外。表不屑屑取似也。則其志可以觀矣。然則子陽氏於于鱗氏亡亦欲官知神欲固熟之。既已內務其精。渾化形跡之外。而爾者乎。有是哉。不似無。

不似也斯操觚家之致矣觀今一二稍為于

鱗氏者不必自己裁矣乃苟憚創起於私是

其用心拘拘唯似之效未嘗出其範圍中此

誠無他吠聲傳響非能心睹其是也不知逐

于鱗氏景響而不可得孰與退乃逡巡堂而

室遂與之尚友是謂之千載而且暮遇之之

為愉快也子陽氏所為譬之冷豔如李華出

乎造化靡弗若自然其果能有爲于鱗氏而不
必于鱗氏者出惟其有之所以無剪綵之
嫌乎此蓋先務其精而熟之不必取之其麤
也是以似之矣是謂我生百世之後而私淑
焉則其心以爲不知者猥謂苟作鉤棘難入
之語而疑我不恤何也竢知己於後也猶之
古之作者竢知己於今也然斯恬然旣已信

心也。未嘗欲行乎其信人也。蓋謂爾爲爾。我爲我。寧甘心不恭之誚。此豈不知卑論儕俗與世俯仰之爲利乎。必不爲也。唯是於其身雖不汲汲於求名乎。而示衆使不免以詭激之行。君子苟有所爲。旣已不知於今。則已奈何。託於後不可知者。以釣竒乎。夫苟有一二知之者。則弘之以傳諸通邑大都。其人以候

識孰曰不可固亦欲今之爲可知爾不知後
世也是故君子苟有所爲輒拮据而輯之汲
汲焉亦於斯蓋古之人文成不知於當時則
遺之以俟諸後世也雖有以乎豈其得意哉
不得已者爾嗟乎百年之後假令其人舉遺
編而躍如然吾身與骨皆已朽久矣則其又
何恃而榮之我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由是

觀之古之人不知於當時而遺之以俟諸後
世也其計畫出於不得已者豈其得意哉姑
託於此以遁則又末也此舉也二三門人慙
慙不置遂以梓之則既已知於今也如此是
必所以不可俟知己於後世也亦復如彼乃
今弘之以傳諸通邑大都其人此集也知于
鱗氏而不必于鱗氏者乃行可刮目而待是